

すまふ古来月夜

賢聖風雲曉

由はえはるはる怪

全集 ③ 枕詞

金蓮山呼海嘯「上」 山波書

奉りし心作紀念

附書一張

春安 五の月の由は



波
全集
③

山呼海啸「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曲波，1962年

以最深的敬意

敬献给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

敬献给所有参加抗日战争的兵民同志们

引 歌

敌不灭，
怒不消。
身可碎，
志不挠。
渤海不枯，
泰山不倒。
繁星不熄，
穹苍不老。
万众挥动斩寇刀，
杀得山呼海啸！

目 录

一	开门棒	1
二	强敌前	11
三	陷阵捕俘	41
四	杀开血路	61
五	春华儿女	81
六	犬养武政郎	113
七	登艾三炳	123
八	袖内胸中	141
九	风乍起	166
十	莱夷山	190
十一	出使	218
十二	探	244
十三	鏖战罗汉山	270
十四	大旋风	309
十五	石原拓智	349
十六	出访	373
十七	总力战	404
十八	老政委	423
十九	战士们	443
二十	首战北海	468

二十一	一日四捷	496
二十二	八方进军	530
二十三	老严忠	551
二十四	鞠纯青	582
二十五	明争暗斗	602
二十六	闪击烽台	632
二十七	威返	655
二十八	哭赵松	665
二十九	铁筒抽签	682
三十	武装请客	702
三十一	挤、压、展	726
三十二	困、封、挖	763
三十三	女兵	786
三十四	夕谋	800
三十五	晨钟	813
三十六	急救	841
三十七	破晓	872
三十八	战车骏马	889
三十九	集贤村	914
四十	主力挥戈	935
四十一	拔城	962
四十二	攻心	981
四十三	严任	1013
四十四	崛起	1039
四十五	大会战	1044
四十六	山呼海啸	1074

一 开 门 棒

一九四二年隆冬。

一场空前的恶战，降临到陆峰州。日寇驱动重兵，向我东州曦黛山、西州墨寒山、南州皓艳山、中州栖霞山和北州春华山根据地，展开凶恶的拉网“扫荡”。

秀丽的陆峰州，妖风鼓天，万物蒙灾。我根据地军民，展开了反“扫荡”的鏖战。

在北海之滨，春华山区，敌人沿着烽桥路、烽蓝路和蓝金路，撒开合围大网，从四面八方，向春华山覆压过来，对每条山岗，每座村落，每片平川，每道沟谷，横扫竖荡，反复搜剿，像梳头一样梳过来，像耙地一样耙过去。整个天空大地，乌云乱翻，浓烟弥漫，恶风啸叫，沙石横飞；浓烟舔着凶险的乌云，恶风挟着敌兵的叫嚣。

久经战火锻炼的春华山区老根据地群众，扶着老人，背着孩子，牵着骡驴，赶着牛羊，翻山越谷，绕岭穿林，迅速敏捷地投入庞大的春华山怀抱。

八路军陆峰州昆仑部队的一个主力连，率领民兵，顽强狙击，断后掩护。司务长率领炊事班，奉命到双崮峰下的双崮庄，提早为连队备饭。他们行进在反扫荡的人群中，自觉地安慰着、鼓动着群众，指挥群众行动。有的战士帮助搀扶老人，有的战士帮助归拢牛羊。

这个连队掩护群众，进入了春华山北侧南崮、北崮兄弟峰之间

的深山巨谷。完成狙击断后任务之后，便集结在谷外隘口的鸳鸯坡上，扼住了险峻的崖谷。

南崮北崮，
上天一步，
推开天门，
拿老君的炼丹葫芦。

——春华山人，这样形容着双崮之高。

十八岁的连长凌少辉，二十三岁的指导员苏志毅，登上北崮顶峰，从望远镜里扫视着这迅雷疾下、暴雨狂倾般的恶化情况。

“三班……三班……”凌少辉十分急躁，用望远镜观察着每一个山脊、山谷，查找三班。多时寻觅，三班依然杳无踪影。“三班！三班！怎么还不回来？”他急得浑身焦热，恨不得把所有的山头，三把两把抓过来，收回第三班。

指导员苏志毅，在冷静地观察，细心地思索。他时而转过身去，关怀着已进入安全地带的上万群众，时而又转回身来，观察着日寇的重兵恶阵。他原是一名营教导员，“精兵简政”后，为了加强这个被军区誉称为“常胜连”的连队，去年冬，被派来任指导员。此时，他比连长凌少辉镇静，他说：

“少辉，不要过于担心，三班独立作战的能力很强。”

这时，春华山西，蓝金路旁的靴子岗上，鬼子兵一个中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正穷追着一个八路军战士。子弹倾洒在他的周围，啸叫在他的耳边；鬼子们哇啦哇啦追杀的喊声，在他身后狂吼恶嚎。

这个单身独枪的战士，紧握大枪，军帽掀在脑后，神情不恐，脚步不乱，借助着每一个土丘、沟坎，躲避着敌人的子弹，对付着敌人

的追捕。他又不时向着矮林地带扬手呼喊：“撤退！向正北撤退——”犹如指挥着许多人马撤退一样。当鬼子的追击稍有迟疑时，他便点燃起一个日式烟幕弹，喷放的浓烟，驾着大风，像压山的乌云，散满了整个靴子岗。这时，他指挥撤退的喊声更高、更洪亮。从音调上完全可以听出：他急欲在烟幕掩护下，撤退着大量人马。随着他这些行动，一中队鬼子兵便又朝着浓烟，狂射穷追。

凶恶的鬼子兵，不容他有分秒喘息，穷追不放，越追越紧，越赶越狂。

也许他年纪太大，力气不足，也许他久战过劳，气力将尽，他奔下漫长的靴子岗，又翻过十几个丘陵，始终没摆脱掉敌人的追击。看起来他的皱纹显得更深，已经凹下去的两腮，显得更凹。不！只有千层硝烟，才能装饰出无畏无恐的战士这最美的形象：汗水冲着 he 脸上的尘灰，流到下颚，在胡茬上冻结成灰色的冰碴。乌眉结霜，两眼喷火，手端刺刀，泰然自若。这位久经拼杀老战士的特有仪容，更显得威风凛凛，刚劲威武。

在一座山丘旁的坟地里，他利用坟头，隐蔽住身体，盯视着鬼子兵，嘴角抽动了两下。敌人已经迫近了，每一秒钟的迟缓，都会缩短这宝贵的距离。这个老战士还是从容不迫，拿出他最后的一排子弹，在胸前擦了擦尘土，压进弹仓。他倚着坟头，用手搓了把结在睫毛上的霜碴，嘴里咕噜一句：“只要有口气，就多赚他俩。兔崽子，来吧！”

他微动着枪口，瞄准目标，一连两响。狂追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兵，应声栽倒，亮光光的钢盔，碰在枪上，当唧唧乱响。他再推弹上膛，满意地一笑：“狗杂种，今天是第十个啦！”他提枪回身，要转移一阵地。就在这一刹那，叭！一颗子弹飞来，顺着他的脑门儿擦皮而过，他顿时觉得轰的一下，像是挨了一闷棍，鲜血灌满了他脸上的皱纹，往下直淌。

鬼子兵狂射乱喊，一拥而上。在这最后拼杀的一刻，他精神一振，搓了把血脸，忍着伤口的疼痛，射出了最后三颗子弹，迅速地立起身来，勇猛地拧动刺刀，准备拼杀。不料，由于他准确的射击，压下了鬼子们冲扑的凶焰，一部分敌人卧倒在他的前方，向他射击；另一部分，从两侧向他包围。就在这数以秒计的时间里，他眉头一展：“多活一分钟，对革命就多一分力量，对敌人就多一分威胁。我的力气还没完，命还不能就给他。”想着，他又点燃起第二盒烟幕弹。在浓烟中，他一咬牙，提枪神速地翻上小丘，回头向敌人戏弄地喊道：“一人护全连，一命换十命，来吧，我赢啦！”

鬼子兵中队蜂拥扑来，毫不放松，继续穷追。

此人，是八路军陆峰州主力昆仑部队中被誉为“常胜连”的三班长，名叫赵松。他是全连年纪最大的人，今年四十一岁，人们都叫他老赵松。他向来不言不语，很少吭声，战士们又叫他“老不吭”。战斗中他对付敌人，特别凶，人们又叫他“老赵凶”。多么艰巨的任务分配给他，从他口里只能听到：“中！”“中！中！”战士们又叫他“老赵中”。

“一人护全连，一命换十命，我赢啦！”看来他倒被迫得十分称心如意，在这场生死决斗中，一点不像败阵者，倒像一个胜利者。

原来，这个昆仑主力的“常胜连”，是奉命执行反“扫荡”战役的钳制任务，开到春华山来的。

此次，日寇驻蓝沧市的坂垣旅团，集中了大量的日寇、皇协军、汉奸武装，对我陆峰州，实行全面“扫荡”，企图挤我主力于中州地区，实行决战。由烽台市出动的犬养联队，是日寇这次“扫荡”部队的两大主力之一，企图荡过我北州春华山，驱我主力至中州地区，完成他所谓“拉网扫荡加铁壁合围双管齐下”的恶毒阴谋。

我军区首长，为粉碎敌人恶毒的计划，取得反“扫荡”的胜利，确定：主力部队避敌精锐，选敌薄弱的一路，实行歼灭性打击。为

此,特派出坚强有力的“常胜连”,独据春华山,在地方党委领导下,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敌精锐的犬养联队实行死拖硬缠,顽强箝制,把犬养联队拴在春华山,使其无法向中州地区推进。这样就撕乱了敌人的大网,砸垮了敌人的铁壁,粉碎敌人的部署,为我军主力创造战机。

这个机动灵活、勇猛顽强的“常胜连”,肩负这项任务,在主力部队转移后,便开来春华山。他们一离开主力,就展开了迷惑敌人的行动,已经三天三夜了。昨夜,宿营在春华山西,蓝金路侧,靴子岗下的靴履庄。拂晓,长途行军后的战士们正在酣睡,突然遭到敌人前哨部队的袭击。

“老赵松,我们的任务是拴住犬养联队,不能和局部的敌人恋战,那样倒会被敌人把我们拴住。现在和敌人的前哨部队只在战术上冲杀,对整个的战役任务不利。你班掩护全连,向南崮、北崮撤退!集合点:鸳鸯坡。”这是年轻的连长凌少辉的命令。

“中!”老赵松立即率领三班,冒着敌人的枪弹,打上靴子岗,控制了这座视界宽广、射界开阔的制高点。

鬼子兵的一个前哨中队,约有一百三十人,头戴钢盔,手端长枪,黄麻麻一大片,向老赵松的阵地展开了疯狂的攻击。当他们第一次冲来,老赵松率领全班,在靴子岗的最高峰,用猛烈的火力,给敌人以杀伤后,一个反冲锋,将敌人打了下去。老赵松立即带着全班,放弃了高峰阵地,隐蔽转移到左侧马尾松林里。敌人第二次向高峰阵地冲来,他们跳出马尾松林,一阵急袭,打向敌人的右侧,把敌人第二次进攻打垮。老赵松又迅速带领全班,转移到高峰阵地和马尾松林之间的一个大石坑里。当敌人第三次冲锋,刚扑到马尾松林边沿时,他们又飞出石坑,一阵手榴弹,打烂了敌人的左翼。

老赵松率领三班,就这样跳来跳去,机动狙击,打垮了敌人七次冲锋,掩护连队翻过正东的靴泥冢,进入春华山麓的丘陵地带。

当敌人要发起第八次攻击时，老赵松卧在原地，眯缝着两眼，紧闭双唇，慢慢转动着他那被硝烟熏黑的脸，环视阵地，查看全班的战斗力量：有三个战士负伤，战士们身上的子弹袋和轻机枪的弹箱已经空了，全班只剩下十五个手榴弹，和两筒从前缴获敌人的大“罐头盒”式烟幕弹。最后，他的目光落到战士们的脸上，只见战士们目盯前方，手端刺刀，准备最后一拼，不时用眼角瞟着老赵松，好随时看准老班长的指挥动作。老赵松正看着，突然，一个战士低喊一声：“班长，敌人又上来了！”

“不怕！”这是副班长的鼓动声，“来了就和他拼手榴弹、刺刀、枪托子！”

老赵松没做声。他不紧不慢，把眼转向敌方，只见两路敌人，像一把大钳，向阵地钳击而来。“这是第八次！”他嘟噜了一句。回头向巍峨的春华山望去，见连队已无影无踪，便如释重负，把头稳稳点了两下，接着他摸了摸自己的四颗手榴弹，又细心看了看缴获敌人的两个烟幕弹，便转过脸来，叫声：“副班长！”

“有！”

“你带领全班撤退。集合点：鸳鸯坡。”

副班长领命，一挥手，带领全班战士，架着伤员，撤下靴子岗。撤到岗腰，回头一看，见老赵松依然卧在原地未动，便飞快地跑回岗顶，催促老赵松：“班长，快走！”

“不中！”老赵松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敌人近了，全班需要掩护，你们快翻过靴泥冢。”

“你一个人怎么行！”

“中！”这“中”字说得像几吨重的大汽锤砸下一样着实。

“那就让我在这里！”

“不中！”老赵松满目深情，看了一下年轻的副班长，“你，你比我年轻！听话，快走！”

“我……”

“不中!”老赵松的语气非常严厉,“听话,你还年轻!”

敌人发出冲锋的狂叫,离岗顶只有三百米了。老赵松把副班长一推:“快走!全班人交给你。”

副班长瞅了一眼敬爱的老班长,一咬牙,飞奔下岗。

岗顶只剩下老赵松一个人。他瞅瞅气势汹汹、越来越近的鬼子兵,再回头看看他的班,见战士们吃力地架着伤员,刚撤到靴泥冢的半坡腰。

“不中!”老赵松把腰一弓,“不能叫敌人冲上岗顶,那样,敌人光用火力,就会把全班杀净。”他抓起四颗手榴弹,挺胸直立,高喊几声:“冲锋!冲锋——”全身一纵,跳出掩体,向敌阵当腰,迎头冲去,一连抛出四颗手榴弹,炸向敌群。他趁着浓烟,又跑回岗顶。再看看他的班,还没撤到安全地带。他一急之下,伸手再掏手榴弹,心里突然一冷:弹袋已经空了!他拧眉略一凝思,“连队和我们班,都向正东鸳鸯坡撤退,要避免敌人尾追,定要把鬼子引向正北,骗住敌人,掩护连队。”想罢,他便操枪挺立岗顶,高喊起来:“撤退!向正北撤退——”一面呼喊,一面射击,好像真在指挥着许多部队,沿着靴子岗北坡的矮林地带,向正北撤退。

这一中队的鬼子,还夹杂几十个伪军,便掉转方向,朝正北老赵松退去的矮林地带猛追而来,子弹掀起的尘土在他的周围飞扬。老赵松顺着矮林,边跑边喊。敌人瞄着他的身影,边射边追。为了把敌人骗个扎实,他便燃起一个烟幕弹。敌人便朝着浓烟穷追。就这样,老赵松吸引着大群的敌人,离开他的班,越跑越远。当他看到敌人全被自己吸引来,又看到他的班已经翻过靴泥冢,潜入丘陵地带时,胜利的喜悦,使他忘了自己的危险,心里只觉得:“我赢啦!”

老赵松在整整一个中队的鬼子兵步步紧追下,跑进一座小山

庄。这个村,名叫小严庄。一进村,街上死静死静,一个老百姓也没有,他心里又是一阵宽慰:“跑得干净,跑得好!我老赵松没给你们带来祸害。”他在村南边的打谷场上,解下毛巾,刚包扎好前额的伤口,正为老百姓空舍清野做得好,村中没剩一个人而高兴。突然,从他北边的另一个打谷场上,传来一声用力的咳嗽,老赵松转头一看,只见一个老头,背着个粪筐在拾粪,手里还握着把顺手拣来的干树枝。老赵松一惊之下,喊道:“老乡,鬼子来了,快隐蔽起来!”

那个老头只转脸向老赵松望了望,面无表情,也不答理,弯腰又捡了根干树枝,漫步向进村小道走去。

后边的鬼子即将追到,老赵松担心老头的安全,便跟了去,边走边喊:“老乡,快跑,快隐蔽,鬼子就要到了!”老头连理也不理,只是慢慢朝村里走,顺手还拍打着裤子上的土。

老赵松更急了,紧走几步,已进村里,在老头后面喊着:“老乡!你快隐蔽,鬼子是追我来的。”老头依然不着声,只是面无表情的回头看看,仍旧漫步向街西头走。

老赵松为保护群众,实在忍耐不住了,喊了声:“老乡!你这是怎么的?又不理人,又不隐蔽。”老头这次连头也不回,走到村西头,进了一个小院。

老赵松一想:“这不成,敌人进村要搜家,老头回家不中!”便快步跑上去,要拉出他来,找个良好的隐蔽处。进到院里一看,老头没有了。老赵松回头闩上街门,急忙进屋,三间小房找遍,老头无影无踪。老赵松正在惊讶!忽听房西、房北,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他手提大枪,赶忙走到院里,攀着墙头,向外一望,只见村西、村北的山丘上、沟底下,一片敌人,全是鬼子兵,像一张大网,拉将过来。“又是一路!”他默默地怒视一会儿,压低姿势,跳下院落。眯缝起眼睛,凝思了一下:“大‘扫荡’来了,敌人不是一路,而是更

多。不中！我得赶快回连，报告情况。”想着拔腿就走。刚要开大门，外面传来了一阵呼喊声，追他的鬼子兵赶来了。他抽身躲进房子，紧闭正间房门，在黑洞洞的小屋里，屏住呼吸，静听外面的动静。

只听，鬼子哇啦哇啦嚎叫了一阵，接着便是一个中国人的骂街声，原来鬼子群里还夹着伪军。

“奶奶，尿泡的，太君生气啦！瞎追了一顿，那么多的八路，一个也没抓着，全没有了！没出这个村，太君命令：给我搜！”

随着这个吼骂声，便是一阵乱纷纷的脚步声。声音还没有去远，只听一个哑嗓子喊：

“队长，报告队长！这墙头上扳掉一块土，是新碴，一定有几个八路，翻墙进了这家！”

“叫他们回来，快进这家搜！我去报告太君。”

这一切，老赵松听得清清楚楚。最后的拼杀就要来临，但子弹、手榴弹早已打光了！他全身一阵冰冷，又一阵焦热，可是马上就镇静下来。他瞅了瞅刺刀，用拇指把锋利的刀刃从根到尖抹了一下，又用满是血迹的脸，贴了贴寒气刺骨的刀面，咬了咬牙，对着刺刀说：“咱要挑他个利落，杀他个痛快！”他振作精神，两眼扫视整个灶间，只见锅台上有一个蒜臼子，灶旁有一根碗口粗的松木棒。“好家伙！”他便右手持枪，左手提棒，跳上锅台，紧贴门后。

正在这时，外面一阵鬼腔鬼调的吼叫，街门当的一声裂开。

“进去搜。机枪扫射！”

随着这凶狂的命令，一阵机枪，把两扇正间破门打了十几个窟窿，屋内尘土刷刷落下。接着，破门咣当一声大开，一个头戴钢盔的鬼子兵，端着机枪，边扫边进。刚跨门槛，老赵松双手举棒，照准那鬼子的头顶，狠命砸下，像铁锤砸西瓜，把那鬼子的脑袋砸得稀烂，连人带机枪躺在灶旁。后面一个鬼子“哇”的一声，回头就窜。

老赵松举棒，又朝那鬼子的脊梁狠命击去，喀嚓一声，大棒砸在门槛上，门槛被拦腰砸断，大棒也断成两截。

老赵松翻身跳上锅台，操起大枪，准备做最后的拼杀。

门外的鬼子一阵嚎叫，接着一个伪军官嚷开了：

“奶奶！怕死鬼！谁跑我枪毙谁。往里扔手榴弹！”

老赵松一听扔手榴弹，心想：“手榴弹进来，我连再赚几个的机会都没有了。”想着，双手拧动刺刀，呼地跳下锅台。正要冲门而出，一颗日式手榴弹，落在脚下，在机枪旁滴溜溜乱转。他毫不惊慌，更不迟疑，弯腰抓起来，喊了声：“拿回去！”撒手扔回院中的乱兵群里。一阵弹片飞啸，浓烟充满了小院。在鬼子和伪军们唧哇乱叫声中，他抓起锅台上的蒜臼子，高喊一声：“瞧地雷！”喊罢，砰的一声，抛在院子中央。只听鬼子和二鬼子们又是“哇”的一阵惨叫，抱头乱窜，挤向街门。

老赵松趁这一霎，抓起落在灶间的歪把子机枪，朝着狼狈逃窜敌兵群的后屁股，一顿掀腩枪，扫射出去，踏着院中敌人的尸体，直打到街门。向外探头一看，村西、村北鬼子的大队，已经进村，房前、房后，恶声吼叫，烟火交加，街上全是鬼子兵。他一看硬打不中，就缩回身来，急回屋里。刚跨门槛，只觉两只有力的臂膀，像铁箍一样，从背后把他拦腰箍住。他鼓足全身力气，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他靠身摔打的本领，已被悬空抱起，耳边只听得一声：“下去！”铁箍似的双臂松开，他的身体猛然往下坠去，好像被摔进一个深坑，满目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